



可以预见，未来欧美社会如何应对住房制度、劳动力市场规则与高等教育负债体系的挑战，将决定着新一代年轻人能否重新获得不靠家庭托举、自主开启人生的机会。

级白领岗位，年轻人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，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。

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（NBER）的研究论文指出，近二十五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明显下滑，匹配学历要求的优质岗位供给不足，大量高学历青年从事技能要求低于教育水平的工作，学历回报下降，就业不充分现象常态化。当职业前景无法提供稳定收入预期时，年轻人不敢贸然承担长期租房或者购房带来的固定负债，只能推迟独立分户计划，选择留在原生家庭。

职业不稳定同时拉长了现代人的成长周期。过去人在二十多岁完成学业、稳定就业、组建家庭；今天，很多年轻人持续深造、频繁转行、延迟婚恋生育，传统成年节点不断后移。琼斯在报告中指出，每一个仍住在童年卧室里的成年人，都意味着一个家庭尚未组建、一份租约尚未签署、一套首套住房尚未购置。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已升至40岁，对于目前与父母同住的成年人以及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父母而言，住房可负担性危机不仅是生活质量问题，更是长期的财务危机。

繁荣周期落幕与代际流动放缓

尽管“回巢”被很多年轻人当作财务策略，这种选择依然带有明显的被动色彩，它既是个体理性自救，也折射出欧美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难题。大量青年推迟建立独立家庭，直接造成新房需求萎缩、生育率持续走低，抑制消费活力；年轻人将大量精力用于应付生存成本，创业、创新、人力资本投入的空间受到压缩，社会向上流动通道收窄。房产、资产集中在年长一代手中，财富

代际固化问题加剧，出生背景对于人生发展的影响变得更加突出。

同时，代际共居也会产生新的矛盾。父母退休收入有限，持续接纳成年子女会增加自身养老负担；长期共同生活容易产生生活理念冲突，部分年轻人长期依赖家庭缓冲，推迟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。短期财务收益和长期社会隐患交织在一起，让“回巢潮”成为一把双刃剑。

欧美各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欧盟推出可负担住房计划，增加保障性住宅供给，规范短期租赁市场；美国部分城市尝试放松建房管制、建设经济型小户型公寓；英国出台针对首次购房者的补贴方案。但是住房供给不足、薪资增长乏力、教育债务体系缺陷、劳动力结构转型属于长期顽疾，短期政策很难彻底逆转趋势。

只要独立居住的经济门槛居高不下，青年回归原生家庭的潮流就会持续存在。这不是一代人的懒惰与退缩，而是经济周期、房地产危机、债务负担、职场变革共同催生的社会叙事转变。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对独立生活的向往，只是实现独立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。

这场“回巢潮”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应当让努力工作、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拥有依靠自身力量建立独立生活的可能性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依靠原生家庭的庇护，才能避开生存风险、积累财富时，是否意味着曾经通行的成年发展路径已经出现裂痕？

可以预见，未来欧美社会如何应对住房制度、劳动力市场规则与高等教育负债体系的挑战，将决定着新一代年轻人能否重新获得不靠家庭托举、自主开启人生的机会。■